

521/109

漢簡記談及其內

金少興





汉简臆谈及其它

金 少 英

题 记

本书所收史学论文，解放后余在甘肃师范大学任教时所作也。文以论辨为主，内容汉事居多，《汉简臆谈》可为代表，用名吾书，足概其余。

夫嫌介疑似之间，不有论辨，无以别真伪，明是非，则亦抒所见以就正有道而已。辄删存十二篇，聊志进程；若云譁众，则余岂敢？

英识。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病中。

汉简臆谈及其它

目 录

- 1.《尚书·盘庚》上篇译释
——并与张西堂先生商榷…………… (1)
- 2.秦官考
——《秦会要订补·职官篇》补正…………… (23)
- 3.汉简臆谈(一)——文武、解何、两…………… (68)
- 4.汉简臆谈(二)——西域都护…………… (86)
- 5.汉简臆谈(三)——算…………… (96)
- 6.《汉书·食货志》志疑…………… (145)
- 7.读史志疑…………… (158)
- 8.查伊璜著述考…………… (171)
- 9.《罪惟录·鲁王附纪、郑成功传、台湾传》
校补…………… (202)
- 10.略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…………… (218)
- 11.批判胡适对待祖国历史的奴才思想…………… (230)
- 12.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古史注释工作
——《中国历史文选》注释纠谬…………… (243)

尚书盘庚上篇译释

——并与张西堂先生商榷

一、问 题

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古史，般庚篇又是尚书中比较可信而时代最早的一篇。（参看王国维古史新证）般庚时代距离现在大约已经有三千三四百年之久；“周诒殷盘，佶屈聱牙”，在韩愈当时已有此感；何况我们更后于韩愈千余年，读起来自然困难更多。般庚篇之所以难读，主要是由于古代语法词汇同我们现在所习用的差别太大，倒不是由于什么古代文章意义深奥之故。本来古代语法没有现代这样精密，词汇没有现代这样丰富，自然不免有些词意含混，语气断续。许多词汇目前又早已不用。加以历时久远，简策散失，传写讹夺；读者还有意无意窜改词句；因之，不仅在解释方面聚讼纷纭，就连原文词句亦互有出入。以般庚上篇为例，就有下面这些问题。

第一，文字不同。这包括字数和用字两方面。（一）如“于今五邦”一句，有的“于”上有“至”字。（二）“率籲众威”一句，有的“威”作“感”；“今汝慤慤”一句，有的作“今汝聒聒”。

第二，句读不同。如“率籲众威出矢言”，有的以前四字

断句，有的以前三字断句。“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”，有的以三三为句，有的以前四后五为句，有的以前五后四为句。

第三，读音不同。如“不惕予一人”，“惕”字或读本音，或读施（夷）音。“起信险肤”，或读“信”为“讯”，或读“信”为“申”。

第四，解说不同。般庚上篇，郑玄以为是“般庚为臣时事”，俞樾以为“上篇所载皆般庚迁殷后之言”。至于词义解释，更是千差万别。

我们要解释或翻译般庚篇，就得将上述问题同时解决，因之困难更多。

几年前，我曾将般庚上篇标点一过，并就全文语译大意。最近看到人文杂志刊载的张西堂先生“尚书般庚篇今译简解”一文，觉得其中颇多可以商榷之处，现在将我的标点原文、注释、和语译发表于此，再就张文谈谈我的意见，以就正于有道。

二、标点（据涵芬楼影印宋刊本）

盘庚迁于殷，民不适有居。率籲众咎，出矢言，曰：“我王来，既爰宅于兹，重我民，无尽刘。不能胥匡以生，卜稽曰其如台！先王有服，恪谨天命，兹犹不常宁，不常厥邑，于今五邦。今不承于古，罔知天之断命，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！若颠木之有由蘖，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，绍复先王之大业，底绥四方。”

盘庚教于民由乃在位，以常旧服正法度，曰：“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。”

王命众悉至于庭。王若曰：“格汝众。予告汝训：汝猷黜乃心，无傲从康。古我先王亦唯图任旧人共政。王播告之，修不匿厥指，王用丕钦；罔有逸言，民用丕变。今汝聒聒，起信险肤，予弗知乃所讼！非予自荒兹德，惟汝含德，不惕予一人。予若观火，予亦拙，谋作乃逸。

“若网在纲，有条而不紊；若衣服田力耒，乃亦有秋。汝克黜乃心，施实德于民，至于婚友，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。乃不畏戎毒，于远迩情农自安，不昏作劳，不服田亩，越其罔有黍稷。

“汝不和吉言于百姓，惟汝自生毒；乃败祸奸宄，以自灾于厥身。乃既先恶于民，乃奉其恫，汝悔身何及。相时憷民，犹胥顾于箴言，其发有逸口；矧予制乃短长之命！汝曷弗告朕，而胥动以浮言，恐沈于众，若火之燎于原，不可响迩，其犹可扑灭！则惟汝众自作弗靖，非予有咎。

“迟任有言曰：‘人惟求旧，器非求旧，惟新。’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，胥及逸勤，予不敢动用非罚；世选尔劳，予不掩尔善。兹予大享于先王，尔祖其从与享之。作福作灾，予亦不敢动用非德。

“予告汝于难，若射之有志。汝无侮老成人，无弱孤有幼，各长于厥居，勉出乃力，听予一人之作猷。无有远迩，用罪伐厥死，用德彰厥善。邦之臧，惟汝众；邦之不臧，惟予一人有佚罚。凡尔众其惟致告：自今至于后曰，各恭尔事，齐乃位，度乃口。罚及尔身，弗可悔。”

三、注 释

(1) 盘庚迁于殷 俞樾曰：“迁于殷是既迁矣。首篇述

般庚迁殷之后，以常旧服正法度；其中下两篇则取般庚未迁与始迁之时告诫其民之语附益之。故以当时事实而言，般庚中宜为上篇，般庚下宜为中篇，般庚上宜为下篇。”熹平石经“盘”作“般”。

（2）民不适有居 适，悦也。有，语助。居指殷。

（3）率籲众感出矢言 此有三种读法：以前四后三断句，如说文是；以前三后四断句，如朱彬是；以前二后五断句，如郭沫若是。此从说文，以“率籲众感”为句。率，用也；用，因也。籲，呼召。感，说文作戚；众戚指贵族亲近大臣。矢，古誓字，誓言犹之诰言。“率籲众感出矢言”，是般庚使众戚出而诰言，言者是众戚，非民，亦非般庚。众戚所以出矢言，不是为民请命，而是般庚使出而诰言；其对象是民而非般庚。这几句如果改成后代文言，即“般庚既迁居于殷，以民之不乐其居也，因召众戚，使出而诰言于众，曰……”，意义便可明白。

（4）我王来既爰宅于兹 王指般庚。兹指殷。爰是语助。“既爰宅于兹”犹后代文言“既居于斯”。

（5）无尽刘 无为有无之无，无尽刘，意思是说没有尽杀。何以无尽刘？这是因为王“重我民”之故。

（6）卜稽曰其如台 此有两种读法：其一三三为句；其一六字为句，此从俞樾读六字为句。稽同呬。说文：“呬，卜以问疑也。”曰，语助。其，又；如台，奈何；其如台，犹口语“又怎样哩”。

（7）先王有服……不常厥邑 服，制度，犹之规矩。恪，敬。兹犹，即后代文言“是用”、“是以”，颠倒过来即“以此”。厥，其。此言先王顺从天命，以此常常迁居，

若安土重迁，便是不知天命，所以下文说：“今不承于古，罔知天之断命”。

(8)于今五邦 一本此句上有“至”字。于，及也。五邦和五迁不同；五邦是五处地方，只有四迁，若五迁便有六邦。史记所载殷都：“汤始居亳，仲丁迁于隩（亦作囂），河亶甲居相，祖乙迁于邢（音耿，近代本亦作耿）。”竹书纪年所记，除亳、囂、相同史记外，邢作庇，以下尚有南庚居奄。统计亳、隩、相、邢、奄、连殷共六邦。但上文云“先王不常厥邑”，不应数殷在内。

(9)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 承，继承。古谓先王，其意指迁都。罔知天之断命，言不知天将断送我们的性命。

“断命”同下“永命”相对；不迁，天要断我命，迁了，天便“永我命”，所以必须迁都。这段话若是民众（向殷庚或众戚）陈说、或众戚（向殷庚）为民呼吁，都只该要求殷庚还旧都，不应提出这些迁新都的理由来。若是众戚因为民众向他们呼吁，因而自动向民众解释，那么众戚亦是赞成迁都的了，殷庚又何必责怪他们煽动民众；而下文殷庚训斥众戚，岂非成了无的放矢？可见这段话是殷庚授意众戚，要他们去对民众说的。

(10)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 矧，况也。其，庶几也。克，能也。从，随行，犹云继续。烈，功业。

(11)若颠木之有由蘖 颠，仆倒也。由蘖，说文作 𣎵 𣎵，亦作 𣎵 𣎵，云：𣎵，“木生条也”；𣎵，“伐木余也”。此处意思是说：在旧都，天将断我命，犹如仆木；由旧都迁殷，天将永我命，犹如仆木更生枝条。

(12)天其永我命……底绥四方 其，犹将也。永，长；

绍，继。底或作底，定也。绥，安也。

(13)殷庚教于民由乃在位 这有两种读法：前五后四分两句读，亦有作一句读的。兹从俞樾作一句读。教，觉悟也。于，犹其也。乃，犹于也。在位，犹当权。此处意思是说殷庚觉察到民众之所以不适有居，是由于在位者扇惑之故；文中不提“不适有居”字样，因为上文已言，所以省略。

(14)常旧服 即先王之制，老规矩，老办法。

(15)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伏，藏匿、隐瞒。攸，与所字用法相同。箴，规劝、告诫。姚永朴尚书谊略引方宗诚语云：“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，此倒文，言不可匿我箴民之言耳。与下经不匿厥旨、不宜吉言于百姓意同。”方所谓倒文，顺序即“不得隐瞒我之所以箴小人者”或“毋匿我对小人之所箴”。下文“今汝聒聒，起信险肤”，“汝不和吉言于百姓”，“而胥动以浮言，恐沈于众”，正说明众戚不但没有把殷庚的意思好好对群众解释，反而扇动民众反对迁都，所谓“伏小人之攸箴”即指此。殷庚赞美先朝老臣，说他们对先王能够“修不匿厥旨”，针对当时众戚“伏小人之攸箴”而言。“厥旨”是先王之旨，“攸箴”便是殷庚之箴，一个“不匿”，一个要“伏”，两两对比，以见众戚不如先王“旧人”。若“伏小人之攸箴”是“众戚信服了小人所说”，则众戚又何须“动以浮言”？对方不动，我乃以言动之；若我已信服对方所说，则彼为主动，我为被动，“动以浮言”，所为何来？

(16)王若曰格汝众 若，乃也。格，来也。众指众戚。

(17)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 这有三种读法：每句三字得

三句；前四后五得两句；前五后四亦两句。此以前四后五为句。训，道也。猷，助词；或解作同，亦通，犹口语云一起。黜，去也。乃，汝也。“汝猷黜乃心”同下文“汝克黜乃心”相对，一正一反说法，不应此处以“汝”字属上读。乃心是说众戚的想法、念头，这念头亦就是下文的“傲从康”。般庚要众戚丢了这种“傲从康”的念头。

(18)无傲从康 无，毋，不要。傲，慢易，犹现在说自由散漫，不守纪律，不是自高自大。下文责备众戚“不惕予一人”；要他们“听予一人之作猷”，“各恭尔事，齐乃位”；又以“网在纲”作譬，才能“有条而不紊”：都说明众戚的“傲”，众戚的慢易无法纪。从即纵。康，安逸、享乐。下文以治田作譬，责备众戚“不昏作劳”，要他们“勉出乃力”，都说明他们的“从康”，贪图安逸、享乐。

(19)图任旧人共政 任，任用。旧人，老臣。共政，共同办理政务。

(20)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这有三种读法：前四后五，如许慎是；前五后四，如俞樾是；前后四字各一句，修字别为一句，如江声是。此从说文，王播告之断句，修不匿厥旨断句。播，布也；说文作譌，敷也；播告犹布告。之犹焉、也。修，修明、修饰。匿，隐藏。厥，犹其。指，本意，意旨。这两句若改成后代文言，即“当王之布告也，则为之修饰而不匿其本旨”。王是先王，指是先王之指，修是先朝老臣为先王修饰布告，但修饰其词而不违反或歪曲先王之本意。论语：“行人子羽修饰之”，在此亦是这个意思。下文般庚责众戚“不和吉言于百姓”，“修”便是“和吉言于百姓”；上文般庚要众戚“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”，“不匿厥

旨”犹之“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”。总之，仍是借先王时“旧人”与当时众戚相对比。

(21)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 用，犹由、以。丕，大也。钦，敬也。逸，过失。变，变易。修不匿厥旨，王用丕钦是一事；罔有逸言，民用丕变是一事。旧人能够不匿先王之指，先王以此大为钦敬；旧人能够无有过言，民众以此大为改变。王用丕钦已见前。民用丕变一句，同上文“殷庚教于民由乃在位”、下文“今汝聒聒，起信险肤”、“不和吉言于百姓”、“先恶于民”相呼应。

(22)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 聒本作慤，亦作鐸，音同聒，卫包遂改为聒。慤谓耳不肯听，心不肯从，是拒善自用之意；聒是讠语；两者意义不同。此处是说众戚煽动群众，自作主张，应是拒善自用，并非多言讠譁。起，造作。信古申字，是扩大、引伸之意。险，邪也。肤，浮浅、傅会。起信险肤四字，顺序为起险伸肤，即造作邪波之言，扩大傅会之事，亦即下文“胥动以浮言”也。讼，公言、明言，意思是公开乱讲，不是争吵。

(23)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 荒，荒废、败坏、丢弃。兹德，此德，是指“王用丕钦”。惟，犹是。含，史记约此文作舍，舍德犹口语说缺德。这两句同下文“惟尔众自作弗靖，非予有咎”相呼应。

(24)不惕予一人 惕，敬惧也，白虎通引此作施。前人有将施当作施与讲，亦有解作善解作悦的；但上文殷庚要众戚“无傲”，责众戚“聒聒”，下文又严令：“听予一人之作猷”，则众戚之不守法纪可知，故“惕”以解作敬惧为宜。予一人，王者自称，自谦材能只当一人。

(25)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 予亦拙谋作乃逸七字有两种读法：或前四后三，或前三后四。兹从后读。观火犹热火。亦，语助。拙，说文引尚书作炆，读若巧拙之拙，取其同音，后乃改为拙字。类篇引说文“炆”，火不光也。”玉篇：“炆，火光也，鬱也”，段玉裁曰：“上也字衍，当作火光鬱也。集韵：炆，鬱烟貌；然则类篇炆火不光也近是。”意思是说收敛其威不用。谋，打算；作，为；乃，汝；逸，安逸。伪孔传解释这三句谓：“我视汝情如视火。我不威胁汝徙，是我拙谋，成汝过”，把拙当拙劣讲，逸当过失讲，倒也直截了当，意思亦可以通。不过上文说过“无尽刘”，又说“矧予制乃短长之命”，可见有权势而不肯使尽，不如照现在解释为宜。

(26)若网在纲 有条而不紊 若农服田力耜 乃亦有秋 若农服田力耜乃亦有秋十字亦有于田字绝句的。若网在纲两句，针对众戚之“傲”而发；若农服田力耜两句，针对众戚之“从康”而发；故下文云“汝克黜乃心”。说“若农”，可见原不是农，不过用以取譬。服田，治田。耜即耨，耕稼也。乃，于是；亦，语助；秋，年成。

(27)汝克黜乃心 此句与上文“汝猷黜乃心”相对，见彼注。克，能也。

(28)丕乃敢大言 丕与乃同义，连言之则曰丕乃，犹言于是也。

(29)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 此有三种读法：其一分三句，于毒字、迩字、安字断句；其二分两句，于迩字、安字断句；其三分两句，于毒字、安字断句。现在采用第三种读法。乃，顾也、却也。戎，大；毒，害。于，犹如、

似。迓，近也，一本作尔，尔、迓音义同。上文“若农服田力穡”，同此处“于远迓惰农自安”：都是用以譬喻，并非责备众戚怠惰农事；“自安”，亦是说的惰农。远迓指空间不指时间。

(30)不昏作劳……越其罔有黍稷 昏，夙夜之劳也，即勉强、努力之意；读为散，通作散。其，犹乃也，越其复词，犹爱乃也。一本越作粤，粤越通。不昏作劳三句是指惰农。

(31)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 和当读为宣，不和吉言于百姓，即不向百姓宣传好话。惟，是；毒，害。自生毒，犹之自寻烦恼、自讨苦吃。乃，顺也、却也。败祸奸宄不是说众戚败露了奸宄之行，是说众戚做了败祸奸宄之事。原文错综其词，以成变化。第一第三两句，从正反两面加以诘责，第二第四两句，意思相同，只是为了加强语气，重言以申明之。如果顺序语译，便是你们不向百姓说些好话，却反而做出了这些坏事，那是你们自讨苦吃，自己害了自己。

(32)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首乃字，犹汝，次乃字，犹则。先恶于民，犹口语说的“引导民众做坏事”，同上文“盘庚教其民由乃在位”相呼应。孙星衍释此句为“导民以恶”，甚是。奉，承受；恫，痛苦。身，汉石经作命，二字音训古通。“悔身何及”，意思是说“那时懊悔性命难保亦来不及了”，同上文“制乃短长之命”、下文“用罪伐厥死”相呼应。

(33)相时憯民 相犹夫，提示之词；时，此；憯民，小民；改成后代文言，即“夫此小民”。憯，汉石经作散，散

即散，古文尚书作𡗗，又讹作息，梅伪古文作檢，今文尚书作散。

(34)犹胥顾于箴言……短长之命 犹，尚；胥，相；顾，顾虑。其，犹将；逸口，过言。制，控制，掌握。乃，汝。制短长之命，犹云操生杀之权。

(35)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 曷，何。而，犹却。恐，恐吓。沈，庄存与谓当作扰。方言：“扰，推也。”说文：“扰，深击也，从手，尤声，读若告言不正曰扰。”列子黄帝注引方言：“扰，击背也。”据此诸说，则扰有扇动意。

(36)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响迓其犹可扑灭 左传引此，若作如，响迓作乡迓。迓本又作尔。其，犹岂。

(37)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惟，是；靖，善；汝众一本作尔众。自作不善即指上文“先恶于民”。这两句同上文“非予自荒兹德，惟汝舍德”相呼应。

(38)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汉石经“惟”作“维”，首句无“求”字，次句“求”作“救”。惟、维、古通用，犹口语“只”；“救”是“求”的古文。“人惟求旧”同“先王亦惟图旧人共政”相照应。

(39)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 暨，犹与。唐石经“乃父”作“先父”。胥及逸勤即相与共劳逸、同甘苦之意。五经异义“敢”字上有“不”字。案下文“予亦不敢动用非德”，“亦”字即承此处“不敢动用非罚”而言，应有“不”字。

(40)世选尔劳……尔祖其从与享之 选当读为纂，继也。世选尔劳即世代继承汝祖宗勋劳。掩，五经异义作“绝”，

释文云：又作“弇”。兹，犹故也，承上文“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”而言。其，犹亦也。

(41)予亦不敢动用非德 德，犹福、犹恩，有所施与也。

(42)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于，犹以。志，古作识，标识、目标也；此处般庚借以喻迁都。

(43)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 “汝无侮老成人”，郑玄云：老一作翕。汉石经即作“汝毋翕侮成人”，唐石经改定为“汝无老侮成人”。伪孔隶古本作“汝无老侮老成人”，卫包因删去首老字，作“汝无侮老成人”。应从郑作“老侮”为是。弱一作流。老弱皆轻忽之意，老与弱对，侮与孤对，成人与有幼对。有，语助，“有幼”同“有居”用法一样。

(44)听予一人之作猷，予一人，见前注。猷，犹为；作猷犹作为；听予一人之作猷，即听我的指挥。

(45)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无有，犹不论；无有远迩，言不论远近地方，亦即“不管是谁”的意思。两“用”字犹以字。伐，惩罚。德，恩赏。彰亦作章，犹表扬。用罪用德两句，意思是说“以”死刑来惩罚其罪，以奖赏来表扬其善”。照下句“用德彰厥善”句法，上句应该是“用死伐厥罪”，为了错综其文，所以改成“用罪伐厥死”了。古文常有这种用法，如迅雷烈风，论语写成“迅雷风烈”；吉日良辰，楚辞写成“吉日兮辰良”便是。又般庚过去对于臣民是“无尽刘”，是“予亦爓”，此时为了整饬法纪，以常旧服正法度，所以强调要“用罪伐厥死”了。

(46)邦之臧则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国语引

此作“国之臧，则惟汝众；国之不臧，则惟予一人是有逸罚”。两“之”字，犹若也。臧，善；惟，是。佚、逸、失，古通用，犹云过失、错误。一说，“佚罚”是应罚而未罚，亦通。

(47)其惟致告……弗可悔 其犹当，惟犹为，致告是转告。般庚上篇是告众戚的，则由众戚而百官而民众，逐层下达，似以作转告讲为宜。汉石经恭作共，共、供、恭、龚，古皆可通假。齐亦正也，齐乃位，要使才德称位，名实相副也。度，一作渡，说文引作敷，闭也。乃口，汉石经作尔口。

四、语 译（大意）

般庚迁居到殷地，民众不乐意住在这新都。般庚因号召贵戚大臣们，教他们出去劝告群众说：“我们君王迁居到此地来，现在既已住在这儿，要听君王的话，好好过活。君王看重我们民众性命，不肯因为你们不听话，就一概处死。如其你们不能彼此互相劝善规过，好生过活，纵然当时问了卜，求了龟，那又怎样哩！先王有个规矩，要恭恭敬敬地顺从天命，因此不敢安逸，不敢老住在一个地方，到现在已经搬动了五处地方了。现在若不照先王的老办法去做，不懂得再住在那旧都上天便会断送我们的性命，怎又说得上希望大家能继续先王的功业哩！正象倒下来的树木还生长新枝一样，上天亦将使我们在这一新都里永久生存下去，来继续先王伟大的功业，来安定四方！”

般庚觉察到民众所以不乐意住在新都，是由于当权的大臣们煽动之故。于是按照向来的老办法来整饬纪纲，对他们